

世界著名作家作品大系



世界著名作家

传世作品



世界著名作家作品大系



世界著名作家

传世作品

颜之·青果·玉凉 选编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责任编辑:言之

封面设计:张文馨

世界著名作家传世作品

选 编:颜之·青果·玉凉
出 版:广西民族出版社
经 销:广西新华书店
印 刷:广西南宁二七二印刷厂
开 本:850×1168 1/32
印 张:22.5
印 数:1-10000 册
1998 年 5 月第一版
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ISBN7 - 5363 - 3067 - 2/I·78
定 价:29.80 元

编选说明

一、《世界著名作家传世作品》专选中外优秀中篇小说,旨在供我国文学创作者研究借鉴,同时也可供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。因而,这是一本雅俗共赏、颇有收藏价值的选本。

二、本书所指“传世作品”,都是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有较高成就和较大影响的作品。编选时尽可能顾及各种流派、风格与题材,以保存文学历史原有的丰富性,并尽量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的作品,尤其是对我国文学影响重大的现代名作。

三、作品排列大致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,兼顾世界地域性。为了帮助读者更好了解原作,每篇均附有短评,或介绍作家,或说明特点,或简析等等,深信读者自能从作品本身获得自己的感悟和收益。

四、本书选入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注释(所选译作的注释),因限于客观条件未能事先一一征求译者意见,请予见谅。因选编者识浅力薄,如有不当,敬祈各方大家和读者批评。

目 录

编选说明	2
------------	---

欧内斯特·海明威：老人与海	1
张爱玲：金锁记	66
约翰·斯坦贝克：珍珠	104
莫里亚克：脏猴儿	166
阿斯图里亚斯：危地马拉的周末	219
桑贝内·乌斯曼：汇票	262
艾特玛托夫：查密莉雅	323
米兰·昆德拉：爱德华和上帝	371
埃里奇·西格尔：爱情故事	400
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：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	492
玛格丽特·杜拉：情人	559

老人与海

[美国]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

赵少伟 译

[评介]

欧内斯特·海明威(1899—1961),美国著名作家,一个生性豪爽闯荡世界的硬汉。自幼喜欢打猎和进行拳击运动,这种生活培养了海明威刚毅的精神和激越的性格。海明威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,战争的悲壮惨烈和它所蕴含的反思意义构成了他文学的基本形式,挫折、死亡、热情和对人性的执著成了他的终极题旨。主要作品有《太阳照样升起》、《永别了,武器》、《丧钟为谁而鸣》等。

《老人与海》(1952)是海明威的一部力作。小说以老渔夫只身一人受尽千辛万苦捕到一条大青鱼,却被一群鲨鱼吃光的情节,展示了人和自然、命运的搏斗,歌颂了人的力量的伟大,同时流露了命运支配人的悲壮情怀,这使一个短短的中篇浓缩了生命与存在最精彩动人的部分。

他是独个儿摇只小船在湾流^①打鱼的老汉,已经八十四天没钓着一条鱼了。头四十天,有个男孩子跟他一块儿。可是过了四十天

^① 墨西哥湾暖流的简称。这股水势旺盛的暖流从古巴西南方一带开始,经过古巴北面向东,再向东北流入北大西洋。下文里多处提到的洋流,就是这股暖流。

一条鱼都没捞着,孩子的爹妈便对他说,老汉现在准是彻底 salao^①,就是说倒楣透了,所以孩子照爹妈的吩咐跟了另外一只船,它第一个星期就捉了三条好鱼。眼看老汉每天摇着空船回来,孩子心里怪难受的,总要下海滩去,不是帮他搬回那堆钓绳,就是帮他扛走拖钩和鱼叉,再还有卷拢来裹着桅杆的那张船帆^②。帆是用些面口袋补过的,一卷拢,看上去就象一面老打败仗的旗子。

老汉的样子枯瘦干瘪,脖颈儿尽是深深的皱纹。颧骨上有些皮癌黄斑,太阳从热带海面反射上来,就会造成这种没什么大害的皮肤癌^③。黄斑一直往下,蔓延到他脸的两侧;他那双手因为用绳索对付沉重的海鱼,落下了褶子很深的累累伤疤。不过没有一处伤疤是新的。全是老疤,象缺水缺鱼的沙漠里那些风蚀的岩沟一样老。

他这人处处显老,唯独两只眼睛跟海水一个颜色,透出挺开朗、打不垮的神气。

“桑提阿果伯伯,”孩子对他说,这时候小船已经给拖上沙滩,他们正爬着岸坡。“我又可以跟您出海了。我们那条船已经赚了些钱啦。”

老汉教过孩子打鱼,孩子也爱他。

“别截,”老汉说。“你上了一条走运的船。跟他们呆下去吧。”

“您记得吧,那回您八十七天没打着鱼,后来咱俩一连三个星期,天天打的都是大鱼。”

“记得,”老汉说。“我知道你离开我,不是因为你怕靠不住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离开的。我是孩子,得听他的。”

“我知道,”老汉说。“这都是常情。”

① 这是被古巴人念白了一个词儿。西班牙语语的 salado 原意是加了盐的;也许因为加盐过多而味苦,这个词儿在古巴等中美洲国家产生了转意:倒楣的,不吉利的。下文遇到西班牙字词,一般只在方括弧里译意,不再加注。

② 美国华纳兄弟公司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(1958年拍成,斯本塞·屈西演主角)前,请海明威审阅电影剧本。他在这个地方做了增删。经他修改后的句子是:“……总要下海滩去,不是帮他搬回那堆挺沉的钓绳,就是帮他扛走桅杆和船帆。”这一改,孩子和老汉的负担就比较均匀了,文字也更有条理。

③ 海明威的老友和私人医生索托隆戈认为,按科学来讲,这种良性皮肤癌是没有的。他估计小说主人公面部可能是由于过分日晒而生的“黄褐斑”(chloasma)。

“他不大有信心。”

“是那样，”老汉说。“咱们可就有信心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”孩子说。“我请您上餐馆^① 喝瓶啤酒，喝完咱们把全套家伙扛回家去，行吗？”

“哪能不行呢？”老汉说。“打鱼人的交情。”

他俩在餐馆坐着，好些渔民拿老汉打趣，他也不生气。那些上年纪的渔民瞅着他，觉得难过。但是这种心情他们没有外露，却很有礼貌地谈起洋流，谈他们把钓绳漂下去多深，谈这向连续不变的好天气，谈他们出海的新见识。当天捕捞顺利的渔民们已经回去，把他们打的枪鱼全开了膛，平放在两条厚木板上，每条木板由四个人分两头抬着，摇摇晃晃地抬到鱼栈，等冷藏车来，给运到哈瓦那市场。捉住鲨鱼的人，已经把鱼送到港汉对过的鲨鱼加工厂，那儿用滑车把鱼吊起，挖肝、去鳍、剥皮，再把肉剖片，准备腌上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总有一股腥臭打鲨鱼加工厂飘过汉湾来；但今天只有极淡的一点儿气味，因为风向已经倒转往北，接着便停了。餐馆这儿挺舒畅，又有阳光。

“桑提阿果伯伯，”孩子说。

“嗯，”老汉答应。他手里端着酒杯，正在想多年前的事。

“我去给你打些明儿用的沙丁鱼，行吗？”

“别截。你去打棒球吧。我还划得动船，罗赫利欧撒网。”

“我想去一趟。要是不能跟您打鱼，有什么地方让我出把力也好。”

“你买酒请了我啦，”老汉说。“你已经是个大人了。”

“您头一趟让我跟船，那时候我多大？”

“五岁。那天我钓上来的一条鱼太活太猛了，差点儿把船捣烂，

^① 这个餐馆(the Terrace)在海明威的长篇小说《海流中的岛屿》里也讲过，实指古巴北岸某村镇一家著名的餐馆(西班牙语原叫 La Terraza)。海明威常从该镇乘他的汽艇去打鱼，也多次光顾这个砖石结构的临海餐馆，在馆外大树下和当地渔民闲谈。村镇名叫阔希马尔(Cojimar)，在哈瓦那市以东四英里。

你也差点儿送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啪嗒啪嗒地乱撞，坐板直发裂，木棒托托地打得响。我记得您把我推到船头那堆湿淋淋的绳子上；只觉得整个儿船都哆嗦，听见您砍树似地抡起木棒打鱼，我满身都是鱼血那股甜滋滋的气味。”

“你真的记得，还是后来才听我讲的？”

“打咱们头回一块儿出海那天起，什么事我都记得。”

老汉用他那有圈晒斑的、一双信任而慈爱的眼睛望着他。

“你要是我的孩子，我就带你出海去冒风险了，”他说。“可你是你爹妈的孩子，再说你跟的那条船又走运。”

“我去打些沙丁鱼，可以吗？我还知道，打哪儿可以拿来四条小鱼做鱼食。”

“我今儿用完还剩下几条。我撒了盐装在盒子里了。”

“我给您拿来四条新鲜的吧。”

“一条够了，”老汉说。他的希望和自信原本没有枯死，现在更鲜活起来，就象爽风一吹，总使人感到的那样。

“两条，”孩子说。

“那就两条，”老汉同意了。“你这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我倒乐意那么做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我是买的。”

“谢谢你啦，”老汉说。他向来憨直，没想过他打几时起养成了谦和的态度。但他知道他已养成了这种态度，知道这并不丢脸，也不损害真正的自尊心。

“看这股洋流，明儿是个好天，”他说。

“您要上哪儿去打鱼？”孩子问。

“去得远远的，风向变了再回来。我想天不亮就出海。”

“我要让他也到远海去打鱼，”孩子说。“那么着，你钓了个老大的家伙，我们好来帮你。”

“他不喜欢跑老远去打鱼。”

“您说得对，”孩子说。“可是我只要见了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方

说找食的鸟,就能让他去追鲱鳅。”

“他的眼睛那么不行吗?”

“他快瞎了。”

“奇怪,”老汉说。“他从来不捉海龟。那才伤眼睛哩。”

“不过您在莫斯基托斯海岸^① 那一带地方捉了好些年海龟,您的眼睛还挺好。”

“我是个特别的老头儿。”

“可您要捉一条老大的鱼,现在力气行吗?”

“我看能行。再说还有好些窍门儿。”

“咱们把东西扛回去吧,”孩子说。“扛完我好拿了快网^② 去捞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上取了用具。老汉把桅杆架上肩,孩子抱住木箱,里面盘着编得结结实实的棕色钓绳,还拿了拖钩和带把子的鱼叉。装鱼饵的盒子跟木棒一起留在船后梢下面,每回把大鱼拖到船边上,就用这木棒来制伏。按说谁也不会到老汉船上来偷什么的。不过呢,最好把船帆,把那很重的一堆绳子送回家去,一来免得给露水浸坏,二来老汉虽然拿稳本地人不会偷他东西,他却认为,把拖钩和鱼叉留在船上是不必要的诱惑。

他们一同顺着上坡路走到老汉的窝棚跟前,从敞开的门口进去。老汉把桅杆连同裹着它的船帆挨墙靠着,孩子把木箱等等放在旁边。桅杆差不多跟这单间的窝棚一般长。窝棚是用王棕树上耐久的护芽叶^③,当地称为 guano[棕树叶]的东西编搭的,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,泥地上有个用炭火烧饭的地方。四面棕色的墙壁,是把纤维坚韧的棕树叶压平了交叠成的,墙上有一幅耶稣圣心的彩

① 尼加拉瓜的东海岸(旧译“莫斯基托海岸”)。

② 快网(cast-net)是撒到水里、旋即收起的简单鱼网,有别于“建网”、“张网”等定置鱼网。

③ 古巴特产一种高达二十米的优美棕榈树,号称王棕(royal palm),它的羽状树叶有三米多长,可以盖屋顶。但原文所谓 bud-shields 不知其详,姑译为“护芽叶”。

图和一幅科夫雷童贞圣母像^①。这都是他妻子的遗物。早先墙上还有他妻子一张上了色的照片，但他摘下了，因为他看了觉得怪孤单的，现在照片搁在屋角的架子上，上面盖着他的干净衬衣。

“您有什么吃的呢？”孩子问。

“一锅黄米饭就鱼吃。给你来点儿好吗？”

“不用。我回家吃。要不要我生火？”

“不要。回头我来生。不然我吃冷饭也行。”

“我可以用一下快网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快网，孩子还记得他们俩是几时卖了网的呢。但两人天天都要这么胡诌一遍。什么一锅黄米饭啦，鱼啦，其实都没有，孩子也知道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数目，”老汉说。“我要是捉回来一条鱼，剖开洗好还有一千多磅重，你见了高兴吗？”

“我要拿快网去捞沙丁鱼了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，好吗？”

“好。我有张昨天的报，我要看看棒球新闻。”

孩子不清楚昨天的报会不会也是随口胡诌的。不过老汉从床底下掏出了报纸。

“佩利阔在 bodega[酒店]给我的，”他做了解释。

“我捞了沙丁鱼再来。我打算把您要用的鱼跟我的都拿冰镇着，到了早上咱们分。等我回来，您可以跟我讲讲棒球比赛了吧。”

“扬基队不会输的。”

“可是我怕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要赢。”

“小家伙，要相信扬基队。想想那个大球星狄马吉欧^②吧。”

“底特律的猛虎队，还有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，我怕他们都很

① 科夫雷是古巴东部一个铜矿区的市镇。南面小山上有著名的慈悲圣母院，每年九月八日善男信女们前往朝拜。海明威把授与他的诺贝尔奖金纪念章送给了慈悲圣母院，现在存放于该院的奇迹礼拜堂。

② 狄马吉欧(J. P. Di Maggio; 1914—)，1936—1951年纽约扬基队的外野手，被誉为“棒球运动史上最卓越的外野手之一”。

强呢。”

“当心啊，要不然就连辛辛那提的红队啦、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啦，你都要害怕了。”

“您细瞧瞧报，等我回来告诉我。”

“你看咱们该买张尾数是 85 的彩票吗？到明儿就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买也可以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按您创的纪录，买张 87 的怎么样①？”

“那样的事不会有第二回的。你估计你找得着一张 85 的吗？”

“我可以订购一张。”

“一张就是两块半钱。咱们跟谁去借呢？”

“那好办。我什么时候都能借来两块半钱。”

“我看看我没准儿也能。不过我尽量不借。开头是借债。再下去就是讨饭了。”

“不要着凉，老伯伯，”孩子说。“别忘了现在是九月天啦。”

“是大鱼跑来的月份，”老汉说。“五月间谁都干得了打鱼的活儿。”

“我马上捞沙丁鱼去，”孩子说。

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汉正熟睡在椅子上，太阳已经落了。孩子从床上抱来旧军毯；展开了盖在椅背上、老汉两肩上。这副肩膀也怪，虽然很老，仍然挺有劲。脖子同样结实，只要老汉脑袋耷拉在前头睡着了，脖子上便看不大出有褶子。他的衬衣缝补过很多回，结果简直象那张帆，补丁都晒掉了色，深的深；浅的浅，花不棱登的。但是老汉的头脸可真老相了，眼睛一闭，他的脸就缺了活气。报纸摊在他膝头上，被他一只胳膊压着，晚风吹不走。他光着脚。

孩子从他那儿走开了。再回来的时候，老汉还在睡。

“醒醒吧，”孩子说，把手放在老汉的一边膝盖上。

老汉睁开了眼，过了一会儿心神才从老远的梦境回来。接着他

① 上面孩子说过，有一回老汉八十七天没打着鱼，但随后他俩“一连三个星期，天天打的都是大鱼。”孩子的意思似乎是说 87 预示着成功。

现出了笑容。

“你拿来什么啦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。“咱们这就吃晚饭。”

“我不怎么饿。”

“来吃吧。您不能光打鱼不吃东西啊。”

“我也这么做过，”老汉说，一面站起来，把报纸收了折好。然后他动手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留下，围在您身上吧，”孩子说。“有我活着，就不能让您空着肚子去打鱼。”

“那你就爱护身体，尽量活长些吧，”老汉说。“咱们今儿吃什么？”

“乌豆煮米饭、煎香蕉、一个荤的炖菜。”

孩子是用双层金属饭格从餐馆把饭菜提来的。两份刀叉和汤匙，每份都包了餐巾纸，装在他衣兜里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老板。”

“我一定要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他了，”孩子说。“您用不着再谢他。”

“我要把一条大鱼的肚子肉送给他，”老汉说。“他这么照顾咱们，不止一回了吧？”

“我看是这样。”

“那我得送他些比鱼肚子肉更够意思的东西才行。他替咱们想得很周到。”

“他让捎来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顶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可这是瓶装的，是阿图埃伊啤酒^①，回头我把瓶子送

① 阿图埃伊(Hatuéy)是十六世纪初印第安人一个部落的首长。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古巴东部时，他率众游击抗抵，因叛徒告密，被西班牙人捉住，活活烧死。他的壮烈事迹受到后来古巴文学作品的讴歌，他的名字也被用来命名古巴的啤酒。

回去。”

“多亏你张罗，”老汉说。“咱们该吃了吧？”

“我一直在劝你吃呢，”孩子和气地回了他一句。“我想等你准备好了才打开饭格。”

“我现在准备好了，”老汉说。“刚才我不过是要点儿时间洗洗手。”

您上哪儿去洗呢？孩子想。村子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头，要走两条街才到。我得给他拎水到这儿来，带一块肥皂，一条好毛巾，孩子想。我怎么这样不动脑子呢？我得给他再弄件衬衫，弄件过冬的厚上衣，弄双什么鞋，再来条毯子。

“你捎来的炖菜真好吃，”老汉说。

“跟我讲讲棒球吧，”孩子央求他。

“美国联盟里头，就象我说过的，得胜的是扬基队”，老汉说得兴高采烈。

“他们今儿输啦，”孩子告诉他。

“这不要紧。大球星狄马吉欧又那么潇洒了①。”

“他们队里还有别人哪。”

“那自然。可是有他出场就很不一样。另外那个联盟②里头，布鲁克林队跟费城队赛，我看布鲁克林队准赢。不过我还惦着狄克·西斯勒③，还记得他在老棒球场打的那些好球。”

“他那儿棒真绝。象他抽那么长的球，我没见别的人打过。”

“你还记得有一阵他常上餐馆来吗？当时我很想陪他去打鱼，可我胆儿小，不敢开口。后来我让你去邀他，你也怕生。”

① 狄马吉欧据说确实有“身体上的病痛”（本文下面提到他有骨刺），但仍能以他“球艺的完美和动作的从容优雅”而受人喜爱。

② 美国主要的各棒球队分别组成两大“联盟”，一个叫“美国联盟”，“另外一个”叫“全国联盟”。每年棒球比赛季节，先由每个联盟的各队进行盟内比赛，最后由两盟各自的胜队进行盟际比赛，决定当年的冠军。

③ 也许指的是乔治·西斯勒（George H. Sisler, 1983 — 1973），美国圣路易斯城队的优秀一垒手。海明威可能把他的名字乔治记错成“狄克”了。西斯勒在1930年结束了他的棒球生涯，所以本文故事的发生时间大概设想在三十年代。

“我知道。那可是太错啦。他本来作兴跟咱们一起去的。那咱们就会记得一辈子的了。”

“我很想陪大球星狄马吉欧去打鱼，”老汉说。“人家讲他爹是个打鱼的。说不定他从前跟咱们一样穷，所以会懂咱们的。”

“大球星西斯勒他爹没穷过，他爹象我这个年纪就参加大联盟的比赛了。”

“我象你这个年纪，当上了水手，跟着一条横帆船到了非洲。我见过晚半晌儿海滩上的那些狮子。”

“我知道。您跟我说过。”

“咱们聊非洲呢，还是聊棒球？”

“依我说，聊棒球，”孩子说。“跟我讲讲大球星约翰·J. 麦格罗吧。”他把J念成Jota^①。

“早先他有时候也上餐馆来。不过他喝上老酒就要撒野，说话专噎人，难伺候着呢。在他心上，赛马跟赛棒球一样牵挂。至少他什么时候兜里都揣着几份马的花名册，打电话也常常念叨马名乙。”

“他是个大教练，”孩子说。“我爸认为那时候他是最大的教练。”

“因为他来这儿次数最多，”老汉说。“要是德洛歇^②年年还来这儿，你爸就要把他当做最大的教练了。”

“说真的，谁是最大的教练呢？是卢克，还是迈克·贡萨雷斯？”

“我看他们两个一般儿高低。”

“要说打鱼，数您最行。”

“不。我知道有些人比我行。”

“Qué va[哪能呢]，”孩子说。“有很多打鱼的好把式，还有些挺了不起的。可象您这样的就您一个。”

“谢谢你。你说得我很高兴。就希望别跑来一条特大的鱼，戳穿咱们是瞎吹。”

① 字母J，在英语中念作“介”的音，在西班牙语中念作“霍他”(Jota)。麦格罗(John J. Mc Graw, 1875—1934)，1902—1932年担任纽约巨人队的教练。

② 德洛歇(JE. DuroGher, 1960—)从1939年起任美国职业棒球队教练。

“只要您还象您说的那么有力气，就不会有那样的鱼。”

“我可能不象我想的那么有力气，”老汉说。“不过我知道好些窍门儿，我也有决心。”

“您现在该睡了，这样您明儿早上精神才足。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餐馆去。”

“那么再见。明儿清早我来叫醒你。”

“您是我的闹钟，”孩子说。

“我的闹钟就是一把年纪，”老汉说。“上年纪的人为什么醒得这么早呢？是想把一天过得长些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孩子说。“我只知道男孩子睡觉死，起床晚。”

“那么样能睡，我还记得，”老汉说。“反正到时候我会叫醒你的。”

“我不喜欢他来叫醒我。好象我不如他似的。”

“我懂。”

“好好儿睡一觉吧，老伯伯。”

孩子走了。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，桌子上没有灯。现在老汉也是摸黑脱了长裤上床的。他把长裤卷起来当枕头，把那张报纸塞在里面，便蜷身裹上毯子睡，身子下面的钢丝床上也铺着些旧报纸。

不多久他便入睡了，梦见他少年时代的非洲，梦见那些绵延很长的金色海滩，那些白花花的、白得扎眼的海滩，还有高陡的岬角和褐色的大山。现在每个夜晚他都回到那一带海岸，梦里还听见一阵阵浪潮咆哮，看见一只只当地小船穿浪驶来。那样睡着，他会嗅到甲板上沥青和麻絮的气味^①，嗅到清晨陆上微风吹来的非洲气息。

平常，他一听见陆风就会醒来，穿上衣服去叫起那孩子。但是今夜陆风的气味来得很早，他在梦里也知道还太早，便接着再睡，梦见

^① 麻絮和沥青是用来填塞、涂抹船缝的。

群岛上^① 那些白色山峰宛然拔海而起，又梦见加那利群岛的大小港湾和泊口。

他梦见的，再也不是狂风巨浪，不是女人，不是大事，不是大鱼、搏斗、角力，也不是他的妻子。他现在只梦见异域他乡，梦见海滩上的那些狮子。在暮色中，它们小猫般地打闹着玩，很惹他喜爱，就象他喜爱那个孩子一样。他从来没有梦见过那个孩子。他一下子就醒了，朝敞着的门外望望月亮，打开卷起的长裤穿上，到窝棚外面撒了尿，就从大路上走过去叫孩子。清晨的寒气冻得他发抖，但他知道抖抖就会暖和的，而且过会儿他就要划船了。

孩子住的房子没有锁门，他把门推开，光着脚悄悄地走进去。孩子熟睡在第一间屋的帆布床上，老汉凭着残月投来的光看清了他，便轻轻握住他的一只脚不放，直到孩子惊醒，掉过脸来望他。老汉点点头，孩子就从床边椅子上取过长裤，坐在床沿上穿。

老汉走出门去，孩子跟在后面，还磕睡得很。老汉把胳膊搂着他的肩膀说，“对不起。”

“Qué va[哪儿的话]，”孩子说。“男人就得这样。”

他们顺着大路到老汉的窝棚去。一路黑黢黢儿的，有不少赤脚男人扛着自家的船桅在往前走。

到了老汉的窝棚以后，孩子拿了鱼叉、拖钩和一篮子盘起的钓绳，老汉把船帆包着的桅杆上了肩。

“您想喝咖啡吗？”孩子问。

“咱们先把东西放到船上再喝吧。”

他们在清早供应渔民的地方喝了咖啡，是用空的炼乳罐头盛的，

“您睡得好吗，老伯伯？”孩子问。他这会儿渐渐清醒过来，尽管还不容易摆脱睡意，

“挺好的，曼诺林，”老汉说。“我觉得今天很有信心。”

^① “群岛”似指非洲摩洛哥以西、大西洋上的加那利群岛。因为这十三个由火山运动形成的岛屿中，有五个岛都是直接从海里隆起的单座山峰，其中最高的达三千六百多米，同这里海明威的描叙相似。